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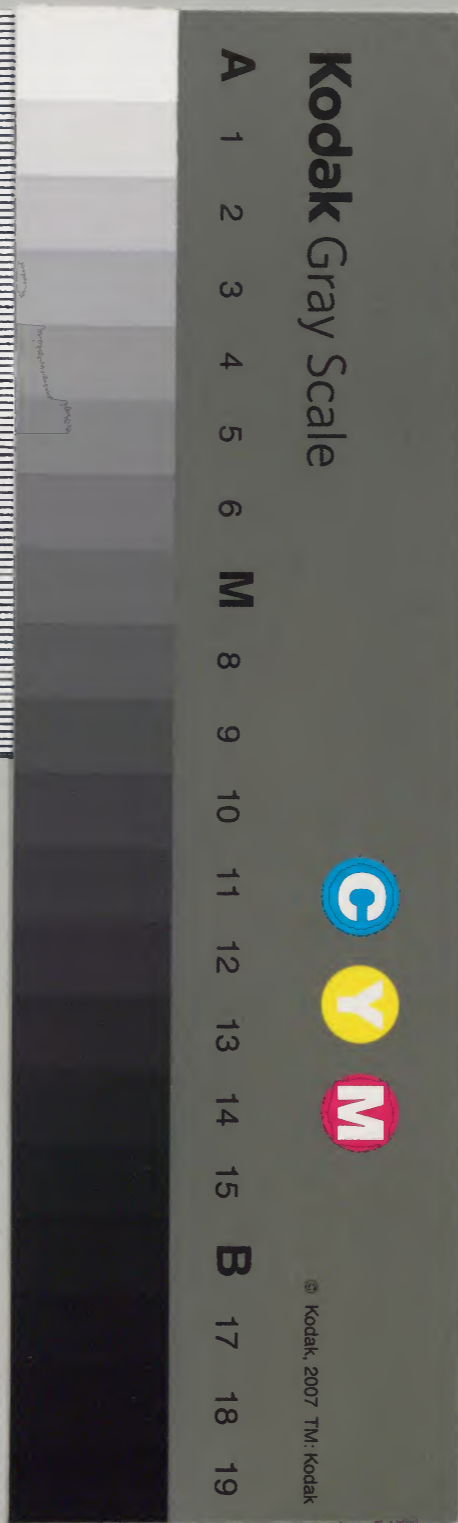
山鹿語類

三十七

		和書門	
四五册	三八架	二七九二號	類

庫文閣内		和書	
一九〇函	一六架	二七九二號	類
		四五册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7992
冊數	45 (39)
函號	190 357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山鹿語類卷第三十七目錄

聖學五

仁
仁義
忠信
敬
五常

論仁之說

辨或問仁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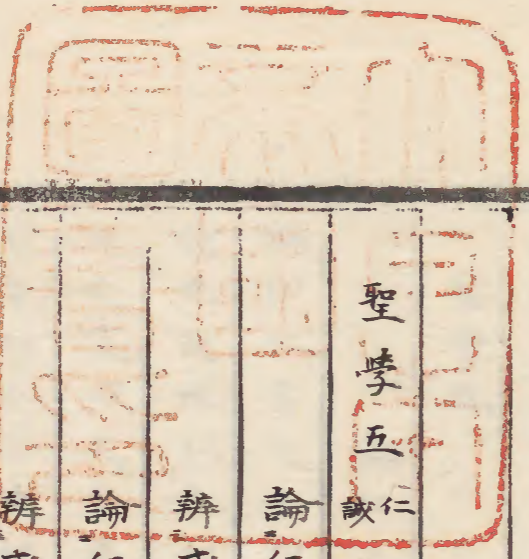
論仁義之說

辨或問仁義之說

論仁義禮智之說

辨或問仁義禮智之說附禮說

論誠之說



明治十四年購求

山鹿語類卷第三十七目錄

辨或問誠之說

論忠信之說 并忠恕

論敬之說 并恭

辨或問敬之說

Blank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山鹿語類卷第三十七

聖學五

論仁之說

師曰仁者人之所以為人自疆不已誨人不倦各究其至善之謂也天地以元而行人以仁而立仁之德允大哉易曰乾元坤元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長者窮其至善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矣允理氣妙合而天地既位乾德自疆不已萬物資始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地勢坤德是厚載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會弘光大品物咸亨竊察星辰所運日月所繫氣候相通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其高明厚博其運行循環亘古亘今其序不差於穆不止

其悠久無疆而人物各遂其生是天地生之之大德所以行也
人亦得天地之大德以生此形骸四支百骸之次序血氣脈絡
之榮衛一呼吸之微一動靜之間更不違戾少不停息以全生
生之道夫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者人心也這箇形骸氣血
雖全成日用之間不因天人同一之仁不本其大道則動靜應
接之用悉從情之所欲失先後條次序彝倫之道竟泯沒故聖
人立仁之說明人之所以為人其開示切要可以見也
師曰程子曰自古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愚謂夫子曰仁者人
也孟子曰仁人心也是聖賢既解仁字尤深切著明也仁者指
所以爲人而人不爲人則同禽獸豈可謂人乎仁是盡爲人

之道是仁之德所以廣大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論語曰子
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又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
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門人到問仁其說尤明也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
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
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
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曰令
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

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
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
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樊遲問仁子曰仁者先
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
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子貢曰
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
怨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仲弓

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司馬牛問
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
難言之得無訥乎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
夷狄不可棄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
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
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
其仁如其仁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
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
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

寬則得衆信則任人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曾子曰先齊
帥天下以仁又曰一家仁一國與仁又曰仁人爲能愛人能惡
人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孟子曰仁者無敵又曰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衷哉又曰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
者愛人又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以不仁又曰夫
仁者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又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
發發而不中不怨反求諸己而已矣又曰子貢曰夫子聖者矣
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倦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倦
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又曰孔子曰道二仁共

二清能愛人雅附

不仁而已矣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爲天下得人謂之
仁是聖賢論仁之極也學者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詳盡
其處戒熟讀其語意初可知聖門示仁之大要若因後儒之臆
說則不可知仁之極也
師曰夫子所謂仁者兼仁義禮智信之言也故孔門以仁爲極
處門人各問仁唯顏子所問夫子所答尤深切著明也愚謂仁
以克己復禮爲綱領以四勿之教爲條目於此仁之綱目體用
殆盡其所說自誠意正心至格物致知自修身至平天下天地
位焉萬物育焉是仁之極也孔門之學者如顏子亦三月不違
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仁之難可以見也

二清能愛人雅附

師曰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夫子對仁義而謂之也至闢
示於門人皆以仁一字其所繫尤重矣愚案仁唯在以仁又有
仁義之仁有三德之仁有五常之仁有仁者不仁者里仁觀過
斯知仁矣等之語凡夫子曰仁詳其語意問答之節可熟味也
唯曰仁則多對聖故子曰若聖與仁則吾敢又曰何事於仁必
也聖乎以是等言則仁之義太深至仁義之仁其說既有親愛
之義三德之仁亦然故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
靜智者樂仁者壽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
知子曰知人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
仁能守之不莊以莊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莊之

動之不_レ以_レ禮未善也又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大學中庸孟
子所謂仁多是對義而說來其語意因親愛之氣也如五常之
仁專指溫和慈愛唯夫子所謂仁者其所包括高明博厚悠久
而聖門之大教也

師曰聖人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於求仁是仁之為德其大可
知也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矣又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
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又曰有能一日用
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又曰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
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又曰當仁不讓於師又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又曰不仁者不可以久
履約不可以長處樂又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又曰君
子篤於親則民與仁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仁者必
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
仁者也是等聖語各示仁之切也

師曰求仁之道崇者詳不可不究凡仁有指示其體有指示
其用克己其體而復禮其用也克己復禮者其體而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養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
人是其用也顏子問仁夫子既舉幹用顏子尚問其目夫子詳
四勿聖人所教其餘理不紊隨其間因請益益盡其目以可見也

門人多問仁唯聞夫子之一語不請益不究凡顏子初詳其問
其高明審思之實他不在可及求仁之道於顏子具之矣求仁
雖聞其本源不具其所行所用則其所說太高而不可企望故
子罕言仁於其所行所用因來問底病痛教之學者深味聖經
詳求仁之志覓仁之本具仁之發于行見于用而竟可知求仁
之要也北溪陳淳曰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
以理言則只是此心全體天理之公如文公所謂心之德愛之
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德乃專言而其體也愛之理乃偏言
而其用也以心言則知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
之私以問之也如夫子稱回心三月不違仁程子謂只是無纖

卷之三

一 漢唐
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以事言則只是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仁等類是也。愚案陳淳所謂太細密。而又無求仁之益。且其所哀折。有差學者可熟讀也。

師曰漢唐儒士皆以仁。不過作愛字看了。至宋二程始分別得。謂仁是性。愛是情。自程言一出。門人初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或為生意。或以知覺。或以虛靜。仁之說。暫似通其大要。然各所說專任。意見臆說。忽畧日用事物之功。直至仁地。欲堂徹豁然。故少尋倫應接之益。無學問日新之功。只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欠聖人之教。其所說竟至恍惚驚怪。而其工夫太高尚。殆

陷於異端。是宋儒之理會仁。亦不免有弊。此是於漢唐所說。漢唐只作愛字看。却其所見。尤下。而其弊不及宋明所理會之為害也。愚謂漢唐宋明之儒。生或過了。或不及。各不知聖人之說。仁一向落在愛惠。至其弊也。愚直說下。天理流行底。無工夫之踏實。道之不行。只在過不及之間。尤可熟味也。

師曰朱子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教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愚謂程子解仁。其說太審。然唯曰仁之名義。而學者求仁之功。不可企望。夫子曰仁皆切日用之

間而修身應物爲事之用專欲依於仁後儒味無味之地或以
生意論仁體或以公字充仁用其所指不正皆非聖門之教雖
熟讀玩味其說日用尋倫之節家國天下之事這箇仁只在意
味而不發事物之上是豈實仁乎鑑聖賢之語初可覺其差異
是宋儒專欲認仁之體之弊也仁之躰聖人何可不言之其教
唯在日用之間其目甚近人人以可用事以不可離經書所
出如此然宋儒鶩虛遠高望遠覓是衰世之民不覺陷異端之
教也

師曰以仁爲愛則五常之一而情之涉惻隱也惻隱亦情之一
也豈爲會蓄弘大之仁乎以仁爲生意則天地之間人物各因

理氣之妙合有這箇生意禽獸草木金玉之品皆具聖人之大
德也仁豈如然乎是擾性善之說味此生生無息之理也易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生與仁
所差別也且雜味生意不究其道理則只空言而無益故速
閣這箇說直依聖經克己復禮來是仁之大要也程子曰仁是
性又曰惟公近之朱子曰仁字只是箇渾淪底道理張敬夫曰
爲仁莫要于克己已私既事則廓然大公是等語太高過而無
所可執用聖人之道竟泯沒不可歎嘆也如後儒所謂未嘗死
孟之語有一句之及此聖賢豈隱之尤後學之痛病也

辨或問仁之說

或問古人各以親愛為仁之名義是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也
仁者無不愛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能克無欲
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是等格言皆為親愛之說師曰孟
子并言仁義故以仁為惻隱也夫子答顏子仲弓等之高第仁
之說更不與親愛之義子文之忠崔子之清以未知其仁克伐
怨欲不行猶為仁則吾不知也是聖人之教以仁為極其用只
在力行而己窮其至善之謂也如仁義之仁雖其德尤大也
唯親愛之一事而又有義之對故少包括如夫子曰仁五常百
善悉具而其應接不條條理是善之長也人之道也至聖之要
路也

或問子所謂仁之說太近而仁字名義似不相通師曰夫子所
謂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聖賢論仁之名義尤著明也古
仁兼人通用是人之為人以全此仁也此仁何如而全是克已
復禮而已後來唯以仁愛以生名其名義各不安頓以人言仁
則仁之說殆明也

或問因于之說乃道德中和皆仁之一解乎師曰夫子所謂仁
者其包括廣大而不可闕故道德中和各在這裏是一日克已
復禮天下歸仁也克己之所包始修身到平天下其間事物之
用不出這箇仁學者不可忽畧也

或問唐韓愈原道篇曰博愛之謂仁程子非之以為仁自是性

愛自是情以愛為仁是以情為性也宋周子曰愛曰仁是亦與博愛之說不異而朱子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此說何如師曰韓愈所謂仁者仁義之仁而親愛之情也韓子以煦之為仁子之為義為老子之所見故竟加博字乃子貢所謂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之博字其所說尤有由然只以博愛為仁則博愛之用難通以那箇為博為愛乎異端兼愛平等之說亦不可辨故因韓子之說求仁則其意不分明再不設言辭而不可通是韓子直不徹聖人之仁從己所見為其說令學者惑趣向也周子愛曰仁是五常之仁只落在一片不聖人的

意之仁朱子雖開其說未具各未盡仁之極也或問周子曰愛曰仁程子曰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程子學周子者也何故議論迥別朱子曰善言性者必有驗於情故孟子以惻隱為仁之端周子以愛言仁皆是借情以明性若便以愛為仁則是指情作性語死不圓矣韓子博愛之仁是師曰學至二程詳性情之說分仁愛之義周子亦隨漢唐之解以仁為愛也二程已後各味仁字分性情之別愚謂性情五根更不可支離性不困情則無感通知識之發仁之於事物是情之中節也仁離情無可言只愛者情之落在一事仁者情之於四勿也各是情而更不可以性情別宋儒認性善以情之

中節為固有之天性，竟以仁義禮智為性發，而以不中為情。故朱子辨析亦如此。仁義禮智者，情之中節底之名也。學者少究理之功，闕涵泳存養之思，切向這裏覓仁義禮智，竟不可得也。或問伊川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朱子曰：以生字說仁，生自是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如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以生意為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此物則都不能師曰：以生意為仁之本體始。自程子周子憲前，草不除去即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是周子既有生意，說愚謂程子曰：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切脉最可體仁，又曰：觀鷄雛可觀仁，又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或問切脉體仁，又如何。朱子答曰：脉理貫通，平一

身仁之理亦是德地。又問雞雛如何是仁。楊道夫曰：先生嘗謂初與嫩底便是。朱子答曰：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飲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鬪侵陵之患者，只是便仁也是。等之說專以仁為生意為箇和柔底物事。為如物之初生，自軟嫩小底，是推仁義之仁，以親愛為生々之意也。凡聖門曰：仁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程子所謂仁之說，其高過於孔孟而詳之，則無益。切脉觀雞雛，此仁是禪之頓機也。雖理會亦耳。理玩味而無用言。天地之生德，萬物皆有生々無息之具，豈必限脉絡雞雛乎。謂仁之實乃又切脉觀雞雛何體。聖人之仁且生意是親愛所出，而仁義之仁也。以不可言仁之極，生意又認得不究。卷日用

之間只言生意不知流行底之用皆好清談利口之學也
 或問張子曰虛者仁之原虛則生仁師曰朱子曰虛只是無欲
 故虛虛明無欲是仁之所由生也師曰張子之學專主虛靜故
 曰敦厚虛靜者仁之本也又曰一大清虛是皆以虛為無欲之
 地本周子之說愚謂無欲者是無情也情者人之欲也無情則
 仁何以發見乎且湛然虛明無一毫私欲之累亦只是克己之
 工夫而復禮之說不明曰克己不曰復禮則非聖門之仁是雖
 無私欲之弊事物之理不可通也人或有天質清白底亦必忽
 畧事物之用而至大簡也豈聖人之道乎欲又不可無唯禁非
 禮在正視聽言動是夫子懲勸所以示諭於顏子也

或問龜山楊氏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
 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其命其仁師曰楊氏此說未徹也聖
 門之教唯在日用彝倫之間故夫子所謂仁皆在平生取用之
 地仁於其方可知之可言之可行焉於方之外覓仁來仁遙遠
 夫子罕言仁者聖學之極處方之外有仁於而子罕非言仁之
 躬後儒從意見別認仁之躬故有說也

或問陳淵問楊氏曰萬物共我為一其仁之躬乎曰然朱子曰
 楊氏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
 躬之真也北溪陳淳曰龜山又以萬物共我為一為仁躬夫仁
 者固能共萬物為一謂共萬物為一為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

量若能轉來看只於共物爲一之前徹表裏純是天理流行無
間便是仁也師曰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解莫非我也
如其皆我何所不盡張子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愚謂程張各
以萬物爲一解楊氏亦程門之高弟也故相續然矣凡物我同
一爲仁因認得仁之解有此說也萬物各稟天地之理氣其本
歸一必然之道理也然既爲彼爲己不可混合况鳥獸乎草木
乎張氏西銘專說仁之體以民爲同胞以物爲與以天下疲癯
殘疾惻獨鰥寡爲吾兄弟顛連而無告也其以仁爲生々之德
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天地爲一身品物萬形爲四肢百
體似言得好只有其思而不可得能也人々不得能則非天地

之道也且我有兄弟今以天下之民爲兄弟之思乃兼愛之異
端博愛之邪說也豈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博以萬民可爲
同胞兄弟之愛乎唯聖人之道欲令人物各遂其生故設此教
建此道丁寧反復布此政施此令是聖人因天地之大德爲道
箇之仁義來底也無天地萬物一體之思無同胞兄弟之說推
老老之心則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之幼耳後學切鶩
高遠欲認得仁體竟陷兼愛物我平等之說是棄日用之切執
靜寂之工夫也

或問呂與叔克己銘說仁何如師曰呂氏克己銘又認有生均
氣同解以物我既立爲有己故欲克去有己須共物合爲一解

方為仁其言辭太高都曠蕩無可取近異端之說遠聖人之教
用之無日用之功克己者克其私也非不立物我之謂既為物
為我欲為一勝之思不可得聖人之教修身治人已與我相對
之時方有其私可下得克己之工夫平居獨處不與物對時亦
克私欲之放蕩工夫更不可間斷且曰克己不曰復禮則為異
端之說呂氏專以克己曰亦既克之皇々四達洞然八荒皆在
我闡孰曰天下不歸仁此語尤可謂踈濶之甚唯有克己之說
無復禮之教則皇々四達洞然八荒不可以通呂氏以天下歸
仁於身上論來是不徹聖人之教也聖人之道其極在家國天
下治平這箇躬身難修得何以天下歸仁論焉且洞然八方

如何得皆在我闡之內此不過只是想像箇仁中太底氣象如
此耳仁之實少不在無所取用也

或問上蔡謝氏曰心有所覺謂之仁仁則心共事為一草木五
穀之實謂之仁取名於生也生則有所覺矣四體偏痺謂之不
仁取名於不知覺也不知覺則死矣事有感而隨之以喜怒哀
樂應之以剛酢萬變者非知覺不能也身共事接而心漠然不
省者與四體不仁無異也然則不仁者雖生無以異於死雖有
心亦鄰於無心雖有四體亦弗為吾用也故視而弗見聽而弗
聞食而不知其味也師曰朱子曰覺決不可以言仁雖足以知
仁自屬智了仁若但知得箇痛癢則凡人皆覺得豈尽是仁者

邪醫者以癩痺為不仁以其不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飢飽之類爾推而至於剛酢祐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小大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用處但惟仁者為能棄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也愚謂感通知識者理氣妙合之性也上蔡直指知覺曰仁太無差別且以草木之實為仁以四躰之偏痺為不仁據是等語為此說最不分明桃仁杏仁麻仁者取有生意偏痺之不仁者取不知人身以不可比較是等仁字聖人之仁同一乃草木亦有這箇仁不偏痺之身皆可謂仁者乎朱子開示尤說得近矣

或問延平李氏曰庶幾私欲沈天理見則知仁矣師曰李侗之學其所見過高故曰大抵學者多為私欲所昏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於此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說也更熟思之愚謂李侗欲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聖人所說之仁專在諸路頭諸路頭究理來底是求仁之方也把斷諸路頭底是斷日用之思想又無用仁之要路造次顛沛亦於此於諸路頭有諸路頭之仁可靜坐則有靜坐之仁可默識則有默識之仁把斷諸路頭欲靜坐默識是既達仁以何底為仁來乎是志欲認得仁躰之弊斷事棄物以為私欲沈天理見這箇仁竟為死物太可歎也

或問程子云仁道難言唯公近之朱子曰公固非仁然公乃所以仁也公之為仁公不可與仁比並者公只是無私終無私這仁便流行程子曰唯公為近之却是不近似之近終公仁便在此故云近猶云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不是道在先後上只知先後便近於道葉賀孫問公是仁之解仁是理朱子曰不用恁地說徒然不分曉只公是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又曰仁有內公在外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程子曰公而以人解之故為仁蓋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猶鏡之光明也鏡無纖塵則光明人能無一毫之私欲則仁然鏡之明非自外來也只是鏡元來自有這光明今不為塵所昏亦人之仁亦如此仁之道

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為仁伊川自曰不可以公為仁世有以公為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功夫却在人字上蓋人解之以公方是仁師曰程子以公字說仁之義以來先儒各說下公字尹和靖曰謝收嘗問學於伊川伊川云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愛人是仁否伊川云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焯因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云何謂也焯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涵養不易見得到此愚謂公者及天下亘古今不障蔽之謂也故聖門之教其所指示各以公何必於仁可謂公故程子所謂公字所指不切多以公為廣大流行底為此心豁然徹表裏是天理之公故

只虛空說着來不見其切於己張敬夫與朱子書曰仁之爲說推原其本人與天地萬物一歸也是以其愛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分寸之層而不貫通則無分寸之層而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語形容仁歸最爲親切朱子答曰細觀來喻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歸處若以愛無不溥爲仁之歸則陷於以情爲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爲仁歸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歸之物尚不能以相愛况能無所不溥乎然乃此兩句中初未嘗有一字說着仁歸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爲能歸之非因公而後有

朱子南軒之所論以可見公之說不究其則只以博大立其論竟有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之言公無不博大然其博大之用不究其理則無實而亦只是說也以公專爲仁之用故有程門物我一歸之弊也

或問余正叔曰無私欲是仁朱子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朱子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爲一歸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爲一歸要在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是甚模樣師曰無私欲天理是爲仁李侗既有此說太過了無仁之實凡私欲是足者克己之

功夫也克其私來是仁之實無私欲是聖人亦所不能也而後
禮之說不行則不可曰仁也與天地萬物為一斛之論在末理
會謂其本則天地萬物一原而既為天地為萬物何合謂一斛
乎有一斛之說故以不立物我為仁物我能立而後仁行何有
無物我之言乎學者唯因聖賢解仁之義詳味熟思厚施日用
事物之上來是至親至切底也聖人之教專在尋倫平生之間
彼無私欲與萬物為一斛之言說下似高而用來更無益是不
知仁之實不志仁之道遠求高騖以博聞泛涉頻說着也
或問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師曰朱子嘗曰人之為心其
德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且別之

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
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試以此意思之心之德是
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
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是
箇動物事理是箇靜物事陳淳曰愛是情理是性心統情性者
也單說愛字與心字猶是就情上看必曰愛之理心之德方和
性在裏面是愛之所以為愛而心之所以為心者也是之謂仁
前輩謂心為穀種能生處即是他所以為穀種處故桃杏之核
皆曰仁愚謂晦翁說仁為心之德愛之理其為說心是以生意
為德仁是生意故為心之德七情之愛者因裏面有這箇仁發

出來故為愛之理。理字指仁字，愛之辭自這仁出來底也。凡宋儒各以仁義禮智為性，曰五常為五性，五性在中而惻隱羞惡之情發外之說也。故情之發自仁發來，是所以為愛之理。生之者天地之大德，而人性以生氣為德，心之為心以此生意，故曰心之德。其說比前輩太詳也。聖人之說仁，專有日用之間以仁為生之味來，亦無日新之益為愛之理。見來亦無可用之實，唯謂仁之名義而近無事物之則學者雖知仁之說實無可施用。彝倫之間孔門所謂仁者不然，其功夫只不出日用。故後儒各以為不曾正說仁之體段。聖人焉可不謂仁之體段。其曰克己復禮，其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其答仲弓，其答子貢論子文。

崔子夷齋三仁管仲等仁之體段大用無不盡，而其語說開示切要皆不出平生修己治人之間。是仁之實也。夫子於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是天地生之無息之謂也。前輩據此言味來為無用之論，尤差謬聖門之教矣。

或問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又曰：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油然而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是仁之大德乎？師曰：朱子嘗曰：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是。只說仁義之仁而非夫子所謂仁。愚謂天地唯乾之而曰勤，以其不得已也。其跡生之無息，萬物亦生之相遂，天地無心，生物人物亦因天地之德力行。

而不息其效能利物愛人而已元者善之長也善字不必仁愛
事物之間都用來底各至其善之極是善之長也故曰能愛人
能惡人是情之所發各止其至善而以可為仁也夫子之門人
如子有子又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是直指日用彝倫之道
為為仁之本竟其語意無及生々等之言也

或問朱子曰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說出蓋此理直
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且且只於自家身上分躰
究久之自然通達師曰仁者聖門之極致百姓日用彝倫之間
不出這箇仁故事物之儀則悉在他裏面以此無一箇定說可
立下底朱子此語最理會但及自家身上分躰究久之通達之

語太不理會是以仁為生意為渾然一理故有此說且朱子註
仁為心之德為愛之理是既一箇定說也

或問朱子以流行處為仁故周護曰平居持養只克去己私便
是本心之德流行發見無非愛而已朱子曰此語近正如疏導
溝渠初為物所壅蔽才疏導得通則水自流行克已復禮便是
疏導意思流行處便是仁師曰流行而不止是生々無息也故
朱子以仁為流行底也克已則無不愛之說太不理會也然則
克已與復禮無界限也克已者事物之間克去其所私之謂也
復禮者應用皆中節而有節文儀則之謂也夫子舉其目以非
禮之言是聖門之教所以異子佗也而仁之用最大也只以流

禮記卷之六

行底爲仁，乃仁之用輕忽也。且如疏導溝渠，除去其所壅蔽之物，是克己也。除去之道，以節文儀則詳究其條理，自始到終，自源到流，共得其善，是復禮也。如此便仁之始終本末至矣。盡矣。前輩不_レ_レ其極，故學者之志在聖教，亦偏僻來也。

或問元許衡曰：仁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師曰：是亦曰克己，棄復禮，何其言偏哉？

或問明王陽明曰：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師曰：王氏亦以生理爲仁，天理相具，故有生理見來，天理乃仁，是其詞華文辭，雖有厚薄以生之，爲仁同，愚謂經書之註解名義，至宋明太詳，而其弊過了。

來落在高尚底，故文義字訓，雖細釋論評，無所可執，用殆近異端之談空捉虛。凡聖人之教，雖縱橫反覆參差，難看各不離日用事物之間，其實如繩貫如棊局，條理井然，而可由而行，可求而至。行至則其益日新，而又日新，其語意近取於譬，人人可以而知也。漢唐者泥訓詁，宋明者言理學，其聰明意見可味可玩，而用平生尋倫之間，則沈默靜坐而已，更非實學。切欲及日月乃錯矣，而無條理故，其說雖十分裝裹得好，終未免出手露脚，被人看破矣。只不覺儒而入異端，是弄性心言空談，直以吾性爲天理，爲仁之弊也。

論仁義之說

師曰人之情其發動唯好惡而已令好惡中節之曰仁義好惡之情流而到於萬差仁義之教布而充於方策是人之道其用所以止於仁義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教者宜也尊賢為大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聖賢以仁義為人之大教以可見也

師曰孟子曰後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愚謂親親是愛也敬長是惡也愛惡之情凡有生之物亦然故草木昆蟲之微皆好生而惡死人唯有知能有節其情之曰仁義推之及天下

可用萬世可通貴賤是聖賢立仁義之教所以令人各由行也而今令好生惡死之情從他所欲各可遺其親後其君上下交利道安行乎故因其所固有之愛惡之情以節來立仁與義之道也

師曰人之情初愛惡之兩箇是本陰陽理氣之二互根來也愚索人之生以陰陽五行全成陰陽者仁義也情之發而及喜怒哀樂是愛也悲哀是惡也人稟陰陽理氣而成這箇形骸這箇從來所稟因發而為情之根故情以愛惡為本節愛惡情是曰仁義也朱子曰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仁而陰為義是亦以陰陽配仁義也

師曰人之好愛以愛好這箇身體爲大是好愛者生々不止必然之理也凡合氣之類者皆好愛在此身推其本則以是爲生之氣天地既於穆不止一撮土一勺水亦然草木之萌芽枝葉條幹他生々氣不間斷此生氣斷則乾枯死了其乾枯死了底腐朽來亦爲昆虫之栖更不留停變易來相續而不間斷是生々之意天地萬物不間斷况人之有生運動流行無頃刻停息間斷聖人解來這箇生々之氣用平日尋倫之間竟以親親爲仁是仁之所由來以可見也先儒以渾然生意爲仁之解以仁義之仁爲聖人大德之仁也渾然生意是仁義之仁推其由來也近於日用則親親愛人也夫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孟

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是各謂仁義之仁也夫子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又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此孟子曰義人路也又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窮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愚謂解義尤審也義者知顧內而有所疚之謂也言行日用之間具顧而有所不安快則究其理謀其道而從其極是義也凡情之所流蕩所放逸所不好所不樂皆顧來而正其所由方其所行皆義也仁者生之義者殺之仁者屬陽義者屬陰春夏秋冬各如本這陰陽仁義之於人其道尤大也

師曰仁因義而行因仁而立仁義是不可支離也仁者親愛底而不以義制之便必流蕩踰節人之如養子愛而不教則至驕子是也義者制斷底而不以仁究之便必酷忍殘害人之如刑罪殺而不傷則至嗜殺是也故聖人以仁義相對說也親親則流仁而不知尊賢難親親不孝不肖不任愚者難他人之疎遠必賢賢崇之用之賢賢則專義而不思慕親難賢賢不棄不肖容不可者於其所可親必慕之慈之故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也是仁義互根所以行也道同莫大於仁義也

師曰夫子言仁未嘗兼義是仁不對義而說出切示人之大德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仁義為百行之綱領來也孟

子言仁必以義配初仁義之說明于世也蓋獨言仁義則不可以五常之仁義解焉所謂仁義者好惡之情發而中節底學者之標的也衆情悉本於好惡百行皆源於仁義故言仁義則五常之仁義礼智信奉備焉言五常並言之仁義則這箇綱領之仁義不可包具也先儒各并仁仁義五常之仁為一故聖賢之經傳注解尤混合來太差謬也熟讀玩味而須覺仁義者是提綱挈領底五常之仁義者是一着底也

師曰先儒各曰仁義五常是人々固有之性而惻隱羞惡等之情自這箇性裏發生了愚案仁義五常各情之發而中節底也故仁義五常之於事物究其道理而后可知其為道不究其

其道理只向內覓尋乃竟不可知也且性惟感通知識焉有他多端在乃竟不可知也且性惟感通知識焉有他多端在

辨或問仁義之說

或問子所謂仁及仁義五常所差別據何處乎師曰愚所據唯聖經賢傳之間也味語孟詳周易以可其知有所差別也凡曰仁大槩指其大德無不涵蓋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所以歸仁也曰仁義乃舉其綱領而統百行之謂也其包括尤大也曰仁義禮智乃舉其情之一端也其用落在一片各據聖賢之書味其語意來便可覺其說也

或問先儒各以仁義為人々固有之性朱子曰性是大極渾然

之粹本不可以名家言但其中含其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儻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總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感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張敬夫曰四者具於性而根於心猶木之着本水之發源由是而生々不息也師曰仁義者人心之愛惡發而中節得其條理之名聖人因道立教設這箇名分來也性不可具仁義所其感應乃是性之虛靈感知也愛惡之情所發是人性不得已之情也至論其仁義專在修得其情性豈固有之乎若性謂固有仁義乃赤子嬰兒之未及習來曰汚其發之情各須中節乎唯有

愛惡之情而無仁義禮智之可名是有性情故因事物發來底也聖人立此教令其情至仁義也或曰然便仁義者自外至也告子所謂性猶杞柳義猶枤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枤棬也是似違孟子之所說矣師曰告子所謂杞柳枤棬之說者矯性戕賊之而后為仁義之謂也故孟子甚闢示反覆來也人之情未嘗無愛惡以其不得已之情全之至其道是聖人之教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是也仁義者愛惡之至道發而中節之謂其名義雖似異本愛惡之實地這箇只因究其極之名也人々各稟天地之全氣具天地之實理今詳究便速通理而感通知識大明是所以人之安仁義而非不能故仁義者究理

之極而非然可知也矣

或問孟子曰乍見孺子入井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人心自是會如此不是內交要譽方如此大凡人心中皆有仁義禮智底如此乎師曰孟子孺子入井之比喻是人各有這箇愛惻之情此情乃可至仁之謂也故孟子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宣王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底以推及則仁之所行也惻隱羞惡之情以中節乃可謂仁義也已惻隱羞惡之情則仁義所以行也是取其所隱怵惕以論仁義也直以是非為仁義後生各不玩味乃以惻隱羞惡為仁義其說太差謬近異端之說

或問先儒云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漸次推出程子曰仁載此四事又曰仁者全餘四者師曰唯曰仁乃其包括尤弘大也屬五常來乃仁亦一用所底也不可謂從仁上推出日用彝倫之間仁義禮知之造迭為賓主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為主也君子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主也金木水火無常旺亦然潛室陳垣曰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出於春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秋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也愚謂己為四時乃四時各有一旺以春不謂夏春者四時之首仁者四端之首也其功最大而亦不可混合夏秋冬豈以春可謂之哉以其三根論之乃四時更不可支離四端互因何專主

清龍堂藏

春字是等說以春為仁以仁為大德之仁不分其差而論來也仁義之仁其所格雖稍大仁義不可混合而論若混合來聖人並論仁與義是差謬乎後儒不切聖學之淵原專其所說高故其弊至於此也

或問先儒曰心無內外心而有內外是私心也非天理也故愛吾親而人之親亦所當愛敬吾長而人之長亦所當敬今吾有親則愛焉而人之親不愛有長則敬焉而人之長不敬是有兩也是二本也且天之生物使之二本而二本可乎南軒張氏曰此緊要處不可毫釐差蓋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輕重而吾

清龍堂藏

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師曰先儒張敬夫所
論未嘗愛吾親而人之親亦當愛敬吾長而人之長亦當敬是
為心無內外一本此說甚不通自他差別來是天性也是自然
也是通情也不差別自他底者是異端之兼愛也平等也愛吾
親敬吾長人之親長不然天下之通情也聖人立教令吾愛敬
及人之親長於此道立教成非令自他之親長一之是又不可
一之道也敬夫以此說為緊要由一本而施有等差為理一分
殊是西銘萬物一斛之論也以天下親長一己之親長則所施
更不可有等差這有等差是天下親長己之親長不可一也本
一則用亦一也物有輕重則施亦有輕重令人之父子同己之

清管堂

父子決不可能之至也本一而施有等差之言差謬了也
或問龜山所謂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師曰
以仁為渾然一理以義為割然分制故有此說若以理一分殊
論來便仁義各有理一分殊仁與義其相對太重唯以仁為理
以義為分則未全理一分殊之說物之皆然能可玩索而味也
或問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有其說否師曰朱
子曰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
子時異端蜂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於之別而
言之又曰程子謂備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孔子只言仁以
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

清管堂

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終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愚謂孔夫子直指聖門之大德來也故罕言未嘗及仁之全說唯因其所問開示切要到孟子舉百行之大綱並言仁義常以此兩箇指示來是聖賢之說殆有差別處以可見也

論仁義禮智之說

師曰天地萬物各以陰陽五行全此形骸故其所發見亦不出陰陽五行是乾坤四德之說仁義四端之用聖賢所論說也凡人之情起於喜怒哀樂而其中節底是仁義禮智也仁義禮智之道唯因不得已之理而設其名分令人知由此四者之謂也

故聖人所教其用不出此四者也因天地流行言之乃一陽既萌至三陽而發為春是陽之初為木神於四端為仁陽之盛為火神為夏是木生火之序於四端為禮陰陽之中為土神火生土之序而四時之土旺五常信於此為主陰之初為金神為秋土生金之序於四端為義也陰之極為水神為冬金生水之序於四端為知也而水生木之序自冬至春流行而不息天地能長久能相生相剋火與水相對金與木相敵互為互根金木水火不偏倚人亦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據天地之德以此四者為的意令情發而中節是聖人之切要也仁義禮智之行非假合附會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也

師曰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猶其有四骸也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愚謂既謂四端則仁義禮智各有一事之的主是孟子所以詳說下也仁者愛惠之名怵惕惻隱之情軟柔温和之形也義者果斷之名羞惡之情威武勇猛之形也禮者節文之名辭讓之情威儀恭敬之形也智者分辨之名是非之情才知謀慮之形也凡事物之間此四者迭為賓主闕一乃不全

而今父子之親是以仁為主父之於子子之於父雖愛和之切以義果斷來不流蕩以道教之以善導之是義也教導不以節文則教踈教恨而父子之親必絕是禮之不可離也父子之親其應接各辨是非分邪正教導究理止其極是智也故仁義禮智之中文一乃不全是於父子之親以可見也君臣之義長幼之序夫婦之別朋友之信賓主交立而四者不支離是仁義禮智所以長於百行也

師曰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又曰好學近乎知是夫子解仁義禮智也故仁義不由禮乃無殺等無節文不由知乃無究理之極是

仁義禮智所以立也四時四德亦如此矣

師曰先德所謂性是大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光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命之曰仁義禮智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象理渾具各各分明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愚案此等說因性善說來也允仁義禮智四者情之發而中節之名也雖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不究其理則其所發見悉從情流蕩去不正豈胸中此數个之全理渾具哉外

邊隨感而應底是陰陽五行不得止之情動來底也

辨或問仁義禮智之說

或問仁義禮智異唯言仁義有差異乎師曰仁義禮智者其用一事而唯言仁義乃所繫尤重四端之仁義者是以仁義為一箇之用也故於四端之仁義不可說包括之論

或問仁義之說既得聞禮之於四者尤似着外邊師曰以禮為着外邊是老子所謂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愚謂聖人之教專以禮為貴故告顏子以非禮之說論仁義以殺等之節允事物各以節文初可全之也父子之親以其節殺流蕩故親愛之切亦定禮正威儀不令之到馴侮君臣之義以其節定其

等不令之到疎遠各礼之所由生也天地之間陽亦以其節定其遠近故日月所行氣候所理各不乱其序而萬物遂其生是皆節文也而今以火炙之近乃損物遠不及過與不及者節是礼之不得止也人生日用事物之間不知礼用則竟落在過不及裏異端之背聖教其失專在這礼彼云着衣喫飯困來乃困是從己之困勞而不究詳其節文唯從情而行來也聖人之教不然雖己之困勞甚詳及其理可困而後寢是因礼之節文也彼於民人專慈愛雖犯罪皆令猶宥恕來聖人之教人民唯令彼因此道故雖愛不流雖傷不殘詳究其當然或宥之或刑之不落在一片彼惠民人直與財貨拋金玉故民人始喜而竟

清節堂藏版

至駭其弊不可救聖人之惠民人詳其節究其理令民人無至故僻奢侈且安且樂是皆礼之所節文也日用彝倫之間飲食衣服家宅用器之制無不因這箇礼此礼則天地之定法無過不及之謂而聊非着外邊人之四躰長短輕重之不得止各以可見其品節底而具味焉
或問朱子曰礼者天理之節文而人事之儀則北溪陳淳解之曰蓋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見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解而人事其用也儀謂容儀而形見於外者有祭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法則準則是箇骨子所以存於中者乃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文而

清節堂藏版

後儀節而後則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禮者心
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箇敬油然而生便是禮見於應
接便自有箇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做事太質無文
彩是失之不及未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其
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此註說如何師
曰朱子禮字解太詳是同仁字解心之德愛之理禮內有天理
節文而事物有儀則之謂也陳淳再叙尤委愚謂夫子以殺等
爲禮孟子以節文解禮其注解盡於此凡禮者正其節而令無
過不及故有殺等節文而後全用之平生應接之間用之容貌
視聽言用之器物裁制之法各具其貴賤尊卑親疎内外文武

清節堂藏版

之節文殺等其序更不可紊是禮之所重也心中有敬是禮之
端而具節文詳殺等而後禮容全雖心中有敬不詳節文殺等
則有過不及不可謂禮夫子所謂非禮勿動也心中有箇敬油
然自生有節文之說未分明節者品節文定則也文者因節生
文華優游而不固陋之謂也節則無過不及之差文則明品節
殺等之詳是節文之大要也或曰然乃禮有這箇模樣底而太
造作乎師曰這箇模樣以不得已推出來也格物究理是亦模
樣而其大本以天下可共由之地是聖人之教所以參於天地
也

或問禮之說得聞知者與知識同否師曰感通知識之知者性

清節堂藏版

之妙用不學而良知底也仁義禮智之智者夫子所謂好學近
乎知也學是廣吾知識正其是非決天下之邪正來也先儒各
曰智是心中一箇知覺處是以知識論之也知覺唯性之虛靈
而仁義禮智之知者究盡天下之道理之知也博見聞通古今
定其準則正天下之情是知之所繫其應用尤大也仁義禮亦
不由智則不確不正其應用必惑而不定動陷邪路孟子謂知
斯二者弗去是也或曰朱子云義之在心如利刃然物來觸之
便成兩片是以智劍不可謂義乎師曰智能辨可否義能決斷
不疑底也故知可割判是智而便成兩片不疑是義也朱注尤
得之矣

或問聖賢唯曰仁義禮智而不及信後世專舉五常其同異如
何師曰信者是日用之全粹本質不可得而分析者如五行之
土在中央配四維故孟子唯言四端不及信然經傳曰誠曰信
其重可見也五常之名出于東漢而今世以為名義韓愈以為
五性天地之本陰陽五行而人之日用不出仁義五常也然信
無定位各因這箇信立故不得分析也

或問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此說如何師曰韓愈之說
先儒最為得之愚謂是因性善之說來也仁義禮智者情之應
事物究理來之名義也不可言性前解之詳也可熟讀既味矣
或問元亨利貞各有次序仁義禮智之行亦有其序乎因發而

惑來無次序乎師曰朱子曰發時無次序生時有次序愚謂人之應接始於父子終於朋友故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君臣之義夫婦之別朋友之信是其次序也推其本則有男女而後有父子之親其男女又父乾母坤是所以始於父子也有父子則有昆弟各與骨之親而非君臣則不全其養有上下有尊卑其君師立於茲行夫婦之好辨內外之用全嗣孫之儲是所以有夫婦之別也朋友之交者全別姓之交際也是彝倫之序也故仁禮義智信以為次序是乃元亨利貞春夏秋冬之次序也
或問凡人之情先知而後發然乃以知為五常之初今以仁為先何乎師曰先知之知者性之虛靈知識也故為萬靈之長而

四端之行亦以知其是非為要中庸論三德以知為先夫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是不學乃不知不知乃無可力行之的知耻是亦知也知之靈於事物以可味也而以仁為先是以德行論其本體也以知為先是以其利處論來也都論事物之間各有這箇的意能默識泳涵而后可覺其聖學之的意也

或問程子曰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亮而已矣此說殆違於子之說師曰凡血氣之類皆具這箇五常來走獸飛鳥昆蟲魚鱉可有五常發用之時前既論之今不詳是等之說皆因性善差謬也五常者情之發而究理中節也好學力行猶全

不可得其極況凡情乎况鳥獸魚蟲乎

或問仁義禮智四者元來只是一物乎師曰先儒皆曰大凡人心中皆有仁義禮智然是一物發用出來自然成四流愚案天地之間只理氣之兩個故統都論來乃那箇為別物乎仁義禮智之中節喜怒哀樂之應物志是其推所因而出來一物也然既有仁義禮智之名有仁義禮智之用則不可混合不可謂一物水火金木之所生成皆自那箇理氣發來既生其形成其用則水火相尅金木相敵而不可近因不可混合故仁義禮智有其理有其形有其用各以所其差別論來其功始全也

或問仁義禮智信有本耶朱子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

言則為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為義之本也敬乎親則為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為智之本也其誠之者則為信之本也師曰朱子之說本孟子論仁義禮智樂之實也愚謂仁義禮智之四事物之間這箇之微眇亦有這箇四况孝弟者為仁之本也禮義智信論來少不可離故於孝弟論四者是其實也然不可以此說謂仁義禮智信之本也五常之本以何等事理可究其極是其本也所謂本者人之各不得止天下以可行古今以可因是四者之極所也不窮其極則其所指示皆落在私見臆說

是論仁義禮智之本也而仁主父子義主君臣禮主昆弟智主夫婦父子之親亦有義禮智君臣之義亦有仁禮智昆弟夫婦

亦然，是四者不離而為賓主也。其間孝弟之二者，仁義之所根行也。

或問朱子答袁熈仲曰：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此內外之說何如？師曰：仁義禮智各感於事物，來窮盡其極，而有這箇名義也。心以仁義分內外，以禮智論發伏，未審也。其間禮義似其形是著，仁智如其形不可見，然四者不支離其象類於事物太著明，也不可以內外論之。

或問北溪陳淳曰：四者端緒日用間常々發見，如與箇賓客相接，初間總聞之，便自有箇懇惻之心。怛然動於中，是仁。此心既

怛然動於中，便肅然起敬，去接見他是禮。既接見畢，便須合作如何待，輕重厚薄處之合宜，便是義。或輕或重，或厚或薄，明白一定是智。從首至末，皆真實是信。此道理循環無端，若見得熟，則大用小用皆宜。橫說豎說皆通。師曰：仁義禮智之於事物，更不可相離。是實然而陳淳所謂賓客應接之比喻者，不可謂仁義禮智信若以此等說為五常來，五常尤形而下者，人々不究其理，亦可得五常。唯是仁義禮智信之端，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也。以此情為五常來，則其說差謬太也。而今以賓客之應接言之，乃賓客者朋友之交際，推其本在止於信。初間總聞便雖有懇切之情，究其親疎正其意，親懇中節是仁也。而應

接未嘗無禮究其尊卑令動容周旋中禮是禮也雖尊過而不
到雖賤不及而不至侮是義所立也自初至末具足詳窮令
其分明白著明是智也故仁義禮智之行也不格物致知則不
通不然便不得已而其端少著亦過不及之間而不可中節也
學之於事物唯在仁義禮智之工夫日用彝倫之常亦不出此
裏面豈忽之哉

或問朱子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
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且
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慚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
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

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是仁之所以兼四端也師曰此論太高過
也心之動是屬陽陽是屬仁故以會動為仁也然惻隱者既是
怵惕底心動惻隱也以惻隱為心之動又未審也已謂惻隱則
是羞惡辭讓是非之一也不可謂兼四端明道以上蔡羞惡之
發為惻隱之心是得尤過了來或曰我有愛身之心故有這箇
羞惡是生々之動意自惻隱裏動會乎師曰是只仁義之仁而
非四端之仁也詳味來乃可覺其實也

或問中庸以知仁勇為達德知仁者五常之裏面而勇有義理
之勇有血氣之勇不一定於善以義不論之何乎師曰中庸篇
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是擇中庸而守之非

勇不能之謂也。朱子曰：以其等而言之，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為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為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強，而為勇。此說尤得矣。愚謂義者果斷而屬秋，推其所出則近於勇，而義所包括廣，不可言義惟勇也。中庸所謂知仁勇者，為學之序，不出這箇三也。故夫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或問論語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是又以知仁勇而不及義。何？子師曰：知者敏于知燭理尤速，故不惑事物；仁者寬容而不迫切，故不憂事物；勇者不屈物，能任大事故不懼。栗也是皆以其所得論之也。或曰：因子之說，則知仁是非其極。

乎師曰：如得知仁勇之極，何必只以不惑不憂不懼之一事論來？乎夫子所謂仁者多，對不仁者之語也。唯曰：仁便是包括甚重。曰：仁者則寬溫而能容之，謂也。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等之語，意可詳味也。集註以為其極，尤差謬也。君子兼三者，豈唯能一事乎？

或問：仁者壽之說，何如？師曰：仁者寬裕而不迫切，故無所思念之紛擾，而煩勞常悠，自得是仁者，所以終天年也。

師曰：聖人立教，不出禮。禮者，民之所由生也，所以制中也。即事之治也。出仲尼知禮行禮者，聖人也。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

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居處闔門朝廷文事武備宮室器用

以禮則安也禮非矯情飾外有自然之節不得已之道也聖人之教唯在禮樂

師曰夫子論道必以禮告顏子教伯魚可以見之鄉黨一篇全形容聖人唯以禮容中節顏子曰約我以禮是聖人之教在禮也或稱聖人以知禮夫子言夏殷之禮各可併案也

師曰禮者所以制事也所以中節也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是禮之自然天地之所以能長久也

或問子夏曰禮後乎今子以禮為聖人之極教何乎師曰禮曰孔子曰夫禮先王以養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

禮必本於天發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愚謂禮者聖人制其中節以定其儀則也凡飲食之於汗尊而杯飲是上古人心無偽雖簡陋如此其致敬於鬼神至也聖人品節而為之簋簠豆鬯爵之飾其事全備此禮之大成也衣服家宅人物之用皆如此是繪事後素也今天下之間事物之用可全成而唯言上古之用是異端之直情而簡陋不及也夫子論成人言文之以禮樂可并致也

或問恭敬以存是禮乎師曰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

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礼夫子曰子產猶
衆人之母也能養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以爲
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也夫礼可以制中也愚竊案礼者事物
各中其節也不以節制中則恭敬共失礼也

或問礼之制中以何等定其節乎師曰礼曰礼有以多爲貴者
有以少爲貴者有以大爲貴者有以高爲貴者有以下爲貴者
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
少之爲貴多之爲羞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
唯其稱也愚謂天下之間萬物之用各有自然之則非矯情飾
外而矯情節外亦礼之一用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是謂聖人

以自然之節也聖人之道不多端唯在格物致知之間
或問礼容盛行乃無和乎師曰礼所以久和也礼唯其稱也以
礼則天地不易位上下不紊也

論誠之說

師曰誠者不_レ得_レ己之謂_レ純一而不雜駁通古今亘上下必然不
可易也如好好色惡惡臭聖人因_レ這誠而立_レ其教令人_レ由_レ此
道_レ克_レ此誠也

師曰凡天地之道皆以不_レ得_レ己之誠立_レ如_レ天行一日一夜一周
而又過一度_レ與日月星辰之運行經度自古至今無一毫之差
暑往寒來日往月來四時互移是天地之誠而所以其然只以

不得已未嘗不然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

師曰聖人因天地之誠動容周旋日用平生之間無所適不誠此之謂至誠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故天下之道不以至誠乃不可立之不可用行至誠而後悠久也中庸曰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師曰聖人所設之教未嘗不以誠云道云德云仁義云禮樂悉皆人々不得已而可力行之誠也如父子之親是有不得已而然君臣朋友昆弟夫婦之道亦同假合附會而非設此教天自

降生民有這箇不得已誠聖人因其誠設此教人之修身治人之要唯在以至誠也教不以誠便不可至無息

師曰先儒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即誠之義也

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字始見於此誠

字後也都說差了由漢以來專以誠怒言誠宋李邦直李清臣字邦直

進皇祐始謂不欺之謂誠徐仲車徐石字仲車謂不息之謂誠

中庸言至誠無息也或以問伊川伊川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

次也至朱子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愚謂誠字經傳所

出其文義各有輕重而其以不得已之情者一也中庸所謂夫

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又曰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

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又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又曰至誠如神又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又曰故至誠無息凡中庸之誠字詳味來而可知不得已之實也先儒指經傳之注解別着之後學教惑以誠遠求之豈聖教之誠乎

辨或問誠之說

或問子以不得已解誠凡人之情飲食之於口脣男女之於情欲皆是以不得已然則貪食好色皆可謂之誠乎師曰飲食之於口脣男女之於情欲是不得已之誠也聖人之於道德亦如此人唯知飲食男女之情欲不得已而不知道德之於天下有不得已之誠好色貪食底者是損誠也好好色欲善食者情之誠而至貪之謹之者皆情之過溢流蕩而以不可及天下古今故不可謂之誠也所謂誠者天下古今之人情不得已之謂也或行之一人或施之一家引不可用至大至公底則不可謂之誠也或曰貪食好色是情起不得已來便似子之所謂誠貪食

好色底亦天下之人皆有之是天下之情而非一人之情師曰
貪食好色底天下之情皆然而今從彼之所欲令飲食情欲恒
過溢流蕩人々不全命破業國家失政亂忽至是引不可用公
共底也其間有氣質太堅牢暴食淫色而猶全命之徒以不可
準據他故或行之一人或施之一家而非天下之至情也聖人
遠謀深察以人々不得已誠立這箇大道是所以亘古今通天
下不可變易自天子至庶人可共由也是悠久無疆也
或問然乃道是誠乎師曰聖人之道以天下所共由之道建其
名義設其至教故道者以不得已之誠也異端異聖教其所異
唯在此間而已異端亦以道立教其所謂道悉背人情違其不

得己之情來故人之竟不可全行而其所指示統至術智也聖
人之道上則天下象地中因人情從不得已之情立不得已之
教到萬々世志修身治人安國平天下之學者未嘗不由行之
大道也是以誠立這箇道之謂也
或問周子通書初篇誠上篇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期立焉純粹至善者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
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誠下篇曰聖誠而已矣誠
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
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

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上下篇尺誠之說乎師
曰朱子曰諸儒之說以周子為至矣其上章以天道言其下章
以人道言愚謂周子上下篇說誠之稱羨未到誠說唯以誠為
萬物之本來其說曰誠則無事通書第三章曰誠無為是等語
味尤難辨深玩則到靜談無欲之意是又周子所嗜之味也凡
聖人之言以臆說意見語來亦少似通焉故其語解亦似言得
好會周子所謂誠其所指示亦不可知唯以慤實乃無害若以
靜談無欲乃異端之說而無所執用學者熟讀玩索而後可覺
其實也

或問伊川以無妄謂誠且曰動以天為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
無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師曰自漢以來誠字其解太
輕至程子以誠為無妄後學皆棄誠慤之說解誠字尤重愚謂
伊川無妄謂誠之說本也問唯執慤實謹厚其魯直底有為誠
雖所其志慤實其用妄則不可謂至誠無妄則渾淪道理乃聖
人也是誠之至也故指無妄為誠然無妄二字無所繫真實底
唯說道之全解切不當誠字解且只謂無妄乃無着力而可做
去處不究其細微便妄無妄之辨亦不可分其語意太過了
其說不的當也

或問朱子以真實字加無妄故中庸章句曰誠者真實無妄之
謂天理之本然也通書解曰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

所受之正理也。此說如何。師曰：朱子以真實之字冠無妄，上。是此下。程子唯以無妄說之。誠字少有所因，然而今以何等為真實。至實乎世，所謂實者，志于一，不之他之謂也。其所志于一，是非不可分，故以無妄為歸也。而以真實無妄為渾然天理。朱子曰：誠之為義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神，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

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愚謂天地之道，鬼神之神，各以不得已而立，不得已故無妄，又可謂唯以無妄為誠。又以真實至實立言，皆謂其大底，而不及誠之至極也。無妄是如，何而無妄乎。真實至實是如，何而真實乎。學者切着力來，始可知其解之當否。凡聖人至誠者，究其不得已之誠，一言一行一事一物之間，無不誠之謂也。其於言行事物，各有不得已之誠。聖人究其極，無不盡是所謂至誠也。至誠更不造作，來專從不得已之誠。是天地鬼神聖人之道，共以一而不作為之至實也。先儒所謂專論其跡而直不及日用之實，是學者之所以不至

聖人之道也

或問誠者天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此等中庸之語因子之說乃似不安師曰誠者不得已之名天道唯以不得已能悠久也是非天之道乎勉而中思而得乃造作底也聖人之道以不得已故人皆可為天下悉可因既為之既因之則不勉而竟中不思而竟得是悠久而不息之謂也若必勉強思慮豈為悠久之道乎

或問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此語是非勉强底乎師曰聖人因天地之至誠立日用之教是誠之者也而善之於人々天下可共因可共行是不得已之道也且古今

通上下故擇善而固執之是聖人不得已之教也這箇善非作為來底人々以可行可由之道不得已之公共底也

或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又曰至誠如神師曰至誠者天下之情不得已之極也故其所推知不可違是前知之謂也夫子所謂雖百世可知也

或問誠其信如何分師曰朱子曰誠是箇自然之實信是箇人所為之實愚謂誠是不得已之實其所繫尤大也信只是一事一行之實其所繫不廣也

或問不欺是誠乎師曰大學傳云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愚謂大學所謂誠字是不得已

之謂也。以不得已，是毋自欺也。不以不得已之情，是自欺也。故不欺之解，太得。然以不欺為魯直底，乃誠字尤輕。是學者所可究理也。論語所謂昭公知禮之答，吾黨之直者之言，夫子既以自欺為禮為直，是不得已之誠，而唯以不欺乃不可通，故其注解尤有味矣。

或問朱子曰：誠只是實，而善惡不同。大學誠於中，形於外，是實有惡於中，便形見於外，是惡底。真實無妄善，便盡了。師曰：以誠為真實無妄，故有惡不幾於妄，竟有惡亦惡底。真實無妄之說也。既惡底何有無妄之言乎？無妄是無惡也。是朱子附會之說也。愚謂中有不得已之誠，故便形見於外，而不可掩之謂也。誠

字有輕重之謂是也。

論忠信之說并忠恕

師曰：忠者為人謀而不私於身也。信者愨實而不欺也。忠字作之以中心，故先儒解之以中心之說。愚謂忠多為人謀之意。夫子曰：臣事君以忠。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曰：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子曰：未知焉。得仁，樊遲問曰：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以道之。子路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君子有九思言。

思忠曾子曰為人謀而不忠乎謚法曰危身奉上曰忠因是等之
說以可見之也信字以慤實為本其用在朋友之際其言以不
僞也夫子曰敬事而信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曰民無
信不立易曰庸言之信又曰不言而信曾子曰與朋友交而不
信乎又曰與國人交止於信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因是
等之說以可見之也故忠為人謀而不私於身也信慤實而不
欺也

師曰忠信以分內外則忠在不私信在不欺忠是就心上說其
所繫甚重信是就事上說忠以事君長信以事朋友曾子所謂
忠信專於外面似理會允聖人之教以外面為內面工夫故內

外表裏一而不支離忠信之說太深哉

師曰夫子所教在忠信論語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曰主忠
信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又曰子張問行子曰言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列里行
乎哉大學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吝以失之替是等
之說忠信之字其意味尤深而忠信共以就外面究其言行
之謂也聖人之教在內外相通不扞格故其所指示唯在尋倫
日用之上以可見也

師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都只以事君
不欺而言忠之一字事君方說出少有所得而不欺之說未易

也不欺不偽底者信字解也信字又以不疑而言不疑底是不
疑何事乎不詳究而只以不疑便不信字骨至宋程伯子曰發
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表裏之謂也程叔子曰盡己之謂
忠以實之謂信朱子大學章句已來明道之說論語集註乃用
伊川之說朱子曰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信至是等說忠信之
字骨確定後學以為標準愚謂陳淳曰盡己是盡自家心裏面
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底話只說
得七八分猶留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如事君之忠亦
只是盡己之心以事君為人謀之忠亦只是盡己之心以為人
謀耳案是等之說盡之字其所含不可知唯曰盡己盡物乃發

出心中所思而似言無隱朱子曰盡己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
是也己之心無格物究理之積累一向以無隱伏為忠乃是沒
點之類也可以直名不可謂忠又以十分格物致知來為己
之心便這箇忠只聖人之全脩也不可許子文以忠十室之邑
在故及字未理會也漢儒淺薄而不詳宋儒高鶩而無執忠信
之說共失却來也今以忠字都為人謀來為國家天下而不利
其私不有真己是公共底之忠也信只懋實而言事之間以實
不涉虛妄詐偽之謂也人之情謀事物皆欲利己其格物致知
之未詳以利君長為忠是其不知利私也凡其謀為於國家天
下人物乃其所施及極盡而無所利私是忠之所大也其所為

如此太公而不欺偽是信之所重也聖人以忠信為天下之教其所因可知也

師曰先儒云誠其忠信對則誠天道忠信人道愚案誠是天道自然實理人之不得已底也忠信就事上說來故誠都總論來忠信已就一事一用之間說出也聖人專在尋倫之上誠字說得廣只忠信可企及故舉忠信示之也先儒曰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實理而言愚謂五常之信忠信之信其所說一也不可分說已曰五常則信亦一箇慤實底也忠師曰忠恕之說先儒太論說之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朱子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昔人有問程明道

云如何斯可謂之恕心明道曰充廣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充廣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閑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愚謂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曰所蔽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替是等之說忠是為人謀而不私於身也恕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古人心為忠如心為恕見同尤理會來也忠是對物不私恕是以人治人分內外則忠是屬內恕是屬外然子貢問行夫子以恕曾子以所蔽於身不恕乃恕亦屬內乎唯言恕則包含內外言忠則恕多在及人

中庸論語之語可併案也。凡聖人之道在治己治人。忠恕二字
熟味乃在治人治己之間。故曾子唯一貫答門人以忠恕。然乃
曾子所謂忠恕其所繫尤深重也。不可容易而論也。中庸忠恕
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是施諸己而不願者忠
也。勿施於人是恕也。共繫二人之間。聖學之要詳己共人之分
上治己治人而後其道全。故聖人之開示專在治己治人之日
用。學者詳味聖賢之書熟讀經傳之始終而後可知聖門之要
必不可泥後儒博覽之臆說也。

師曰先儒云自漢以來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己量主者
而范忠宣公范純仁字克
夫在論忠宣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

字就己上着不得擾他。說恕字只是箇饒人底意思。如此則是
己有過且自恕己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為不肖之婦。豈古
人推己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一句說得
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
恕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為害非輕。愚謂恕字其所繫尤重。修
身治人之間在這箇如心之裏面。以修身謂之乃心自有不得
己之則循不得已之則來便是私意無所容而其所應接各中
節是恕也。至治人乃推己以及物以人治人故其所推及亦略
然太公而可克國家天下可及萬世是恕也。若以如心之字
義詳不克究其理以私心推及來是相率為不肖之婦也。凡心

者天下之心而不可分異以天下之心推天下之心則無不通
是恕之一言而所以可終身行之者也故謂修身治人之間
怒之裏面聖人之道至大而至公也學者不玩索熟味其道其遠
乎尤可深志詳究也

論敬之說并恭

師曰篤謹而不放蕩之曰敬其極則禮之一事而聖學之
要也古人尤着力如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敬日濟文王
之緝熙敬止夫子之恭儉讓都是此敬恭底也
師曰曲禮曰毋不敬敬來乃禮容此成是敬者禮之一要也然
專言敬不以禮則其弊必在迫狹而不從容夫子雖以恭敬開

示焉至顏子請問其目便直舉非禮為言其所謂禮之深切著
明實聖學之所因循也不論禮而唯論敬豈聖人之教乎敬是
非不學之要而以敬論聖學之始終未可也

師曰先儒云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為學問之本至程子指
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極其功大也朱子曰蓋吾聞之敬
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愚謂凡學者非篤敬恭
謹乃其所進皆淺薄而不得推其根基力行底是恭敬之事夫
子曰事思敬脩己以敬子路問曰脩己以敬居所恭執事敬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志難之夷然不可棄易曰敬以直內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
平是等語意敬之所繫尤重而其說只在戒謹恐懼予初習先

佛之說專主敬以主一為勤動靜語默之除少不離恭敬常存
來以為收斂這箇心年既久學力似有益然省其日用事物應
接之間只謹厚沈默底而甚迫塞狹淺被繫這恭敬不寬不和
不通不穩優悠從容之說未嘗可得竊考聖人之動容周旋中
禮一動一靜容貌辭氣溫順和悅而心廣舒肱也是非溫而厲
威而不猛恭而安以此比較彼乃先儒專主敬者太有束縛這
箇心之病弊故可慎戒乃慎戒可從容乃從容是內無一箇固
執只從事物而溫順和悅底不迫塞不固陋何執這個恭敬以
為聖學之始終乎且待事物終日竟夜恭敬虛靜亦不可通其
事理不通事理乃此心逼塞而不寬是聖人之教所以在格物

致知之間也

師曰恭是敬之發於外也程子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
謂之敬此語說得好只是禮之用也禮者始於恭敬辭讓而終
於節文專云恭敬於節文則禮不全成學者可深味也

辨或問敬之說

或問先儒立敬說始程子周子專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
作主宰程子又恐人只管求靜遂與事物不交涉却說箇敬云
敬則自虛靜是學者心志不定向患其紛亂故程子以主一論
敬以敬為中心主也今因子之說乃如無虛主只記乎似不繫
解師曰周子主靜程朱主敬皆是執一箇物於無聲無臭之中

立其形名，令學者知其標的之謂也。其開示深切，而其所謂虛靜恭敬者，非可執守之物，非中心之標的。自是聖學泯沒，而其高遠者，驚於空寂，其近陋者，陷於迫狹，竟令後世民不知聖人之道，其罪尤深，其不幸不可謂也。聖人之道，有天地不得已之準，則學者以人之道治人之道，乃白明也。自辨也，不因物則只以虛靜恭敬，則心知恒暗，事理稍塞，而所謂諸說悉私見臆說也。且人以天地為主，虛靜恭敬者，天地之間，人物一箇之事也，何以有主之意乎？

或問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伊川曰：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匕，以載鬯，鬯，酒也。雷震驚百里，可謂震矣。而奉祀者

不喪其匕鬯，誠敬存於祀事，則雖震不為驚也。案人當大患難，大恐懼而不自失者，惟中有所主而恭敬存之謂乎。師曰：先儒各以敬收斂於心，故以不自失為敬之用也。愚謂君子當大患難，大恐懼，憂之安而不自失者，惟不惑之謂也。凡人心者，因所習來之久，有其動不動，共差謬之說，而非道之可論。故今迅雷驚百里，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有教般模樣，或有習來大震雷之地，而不自恐懼，或有初以懼震雷，一向每逢迅雷，登高山，履危石，自若修得神色不憂底，或有勇而輕，死臨危而自懼，或有專敬恭而不自失，這箇教般，其不恐懼底相似，而各不聖人之道。故執我習來之事，以為本心，元無恐懼底，我直為投機於不震懼不動心之地，是志

異端之臆說也後儒所謂主一之說少似差焉中立一个主是
以物代物因之宗之故不震懼不動了也豈夫子之不惑孟子
之不動心之謂乎易曰震亨震來虩虩之不安笑言哑哑之自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豕曰震亨震來虩虩之恐致福也笑言哑
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通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
祭主也象曰洊雷震也君子以恐懼脩省愚謂震者乾坤之交
生物之長故其卦已有亨之象君子以恐懼脩省是又有亨之
用震來虩虩而不安恐懼尤甚於在脩省窮其理乃有不得已
之則而竟不惑自若安和矣是笑言哑也震驚百里未嘗不
恐懼君子恐懼而後有則何只專以敬論之乎學者潛心可深

索也

或問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
便一也一則無非僻之于矣師曰朱子曰主一只是心專一不
以他念雜之無適又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着衣時只着
衣了此一件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盧玉溪曰主一
無適未易曉故又就事實上教人使只就眼前做工夫如正衣
冠尊瞻視足容重手容恭之類是也內外一致外面整齊嚴肅
則內面便一內面便一則外面便無非僻之于愚謂主一無適
其言太高又迫狹也程子言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
實實謂物來奪之

林用中主一銘有主則虛神是等之語謂雖
寺其無主則實無關其室

有思慮而無紛亂如異老氏之絕聖棄知秋氏之坐禪入定而持一箇主來其所因尤固陋也人之讀書着衣雜慮走作之念數生是無實其所致也無實乃維持敬無安頓之處無安頓而持敬是迫狹而不通固陋而不寬也且讀書着衣之間有可思慮之事乃可思慮更不妨必欲了此一件又做一件是走作也是他念也只一落着是未縛這心其弊甚重到整齊嚴肅之言便的當恭敬之說曰心便一乃又有主一之意允恭敬者戒慎也恐懼也戒慎恐懼便內脩者而能究事物之理故竟不惑不懼不憂而心悠優從容是固還中禮而不迫狹不救塞以伸萬物之上只專主一做工夫來是心恒戰栗未縛而禮容太固

陋心昏昧不通豈得聖人之道乎敬是喚醒惰慢之氣其功大而喚醒之功只在教知耳

或問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之法師曰朱子曰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是便是敬整齊嚴肅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愚謂惺乃心不昏昧之謂敬是戒惰慢之氣戒懼何有不昏昧之意戒懼來格物致知則不昏昧也故敬以可至乃心不昏昧之路也直以敬為不昏昧底乃差也謝氏常惺之法者無客慮雜念心少一定而清白虛靜底之謂也是異端之味怕淡也豈聖人之教乎

或問祈寬問如何是主一和靖尹氏曰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

且如人到神祠致敬時其心收斂更不着得毫髮事非主一而
何師曰朱子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愚謂敬是恭敬也附溢這
个言來敬之說却消失矣心能容萬物故為一身之主不迫塞
收斂身心是束縛來底是自由寬廣之處消滅去也人知到神
祠致敬時只存恭敬耳別無可夾持學者夾持這箇敬是心為
恭敬所迫塞其固旋不從容其動容偏屈固陋也豈聖人之道
乎

或問朱子敬齊箴其所說何如師曰朱子敬齊箴是謂敬之目
乃其所說最可也只以是等說為聖學之要條乃未可也愚謂
朱子敬齊箴其所論專在為聖學之要故云持敬論從事於斯

學者因是等說乃竟大段迫切而多陷溺沈默魯愚之間乎聖
人之教只能究其事物當然之別而已其說敬於禮容而其
所為從容不迫也事之一向從於持敬不究理來乃恣迫切底
也何通事物之本然辨自他之疑惑乎是所謂論敬之目乃其
所說最可也為聖學之要條乃未可也聖人之道何偏于敬乎
或問因子之說乃敬義之工夫見于丹書出于周易是等之說
不足用于師曰敬是戒謹恐懼底聖人於事之述其說何棄敬
之說乎可戒懼之間尤可戒懼是致知格物之一事也宋儒專
立敬之說貫事物而言於此學者致格之功減持敬之義長而
大段迫切無從容不迫之意思每應接事物少究理其惑竟不

辨道理恒暗昧也聖人說敬其所教尤異後儒之所指玩索體認而初可覺也

或問夫子方恭而安宋儒所謂敬亦到於安乃聖人之敬乎師曰宋儒專下敬之工夫号持敬每遇事物持一箇敬故其動容周旋不甚安既如張橫渠亦有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之言或問持敬覺不甚安朱子答曰初學如何便得安初要持敬也須勉強但覺見有些子放去便收斂提掇起敬便在這裏常常相接久後自熟愚謂夫子恭而安者其恭敬於此礼尽完故從容不迫是恭而安也宋儒收斂提掇之久而熟者習染來也不可言安淳屠之安心坐禪晝及夜共禪定來如言行亦禪坐

亦禪其言辭雜異持敬之習熟更不別豈以是等說論恭而安乎

或問敬諸儒之說各不同然總而言之常令此心常存是否師曰宋儒諸氏所謂敬亦不事令此心常存程子曰學者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又曰敬以直內是涵養意也是等說合涵養而論之然整齊嚴肅及收斂不容一物是存心於一方別添增持敬之說之謂也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愚謂存心是可也以敬為存心乃心之外又添一个敬也心無方處之可言故宋儒以敬為存心之標的也凡敬者於事物存恭敬之謂夫子既曰事

思敬乃其用尤大而以敬字為聖學之要路為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來乃未可也

或問朱子曰今人將敬來別做一事敬只是自家一箇心常惺惺便是不可將來別做一事案是等說敬又未嘗別添來心之常惺々乃敬師曰心之常惺々是乃心上添來一個物也味持敬之意拘迫而難久燭理亦不明故有常惺々之說其附會尤太愚謂敬則身心收斂氣不粗暴是敬之用也只云敬闕其致格乃敬是學者之弊塞也

或問禮記一書近于萬言最初一句曰毋不敬夫子以非禮告顏子是敬之來由尤久今捨恭敬之說乃非聖門之學乎師曰

禮兼本末故恭敬節文共是也恭敬者不暴慢之謂也節文者尽其極究其理合之無過不及之謂也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是聖門之要道也只以敬乃說克己不說復禮之謂也恭敬者禮之所出學者豈廢之乎然一向索要敬其着力勞而竟無益耳

或問元許魯齋曰天下古今之善皆從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惡皆從不敬上生在小學便索要敬在大學也索要敬為子為臣為君為父皆索要敬師曰天下古今之善惡皆從格物致知之有無精粗起來也凡天下之事物悉其究其極乃其用法竟明而無不通也只言敬便拘切而不備言格物致知乃可敬是

敬故敬在其中。小學大學之為小大之號是既在這箇格知之。上君臣父子之為各自之用亦從格知出來也。格知能究竟則事物之用自明通而無敬塞。或曰惣學問之要在戒慎恐懼。戒慎恐懼來而后為這箇格致乎。師曰格致來知學問之要在戒慎恐懼也。不格致來何如。知戒慎為學要乎。故戒慎亦格致之後應來底也。先戒慎持敬乃迫切固陋而不可通融心廣體胖之地也。



